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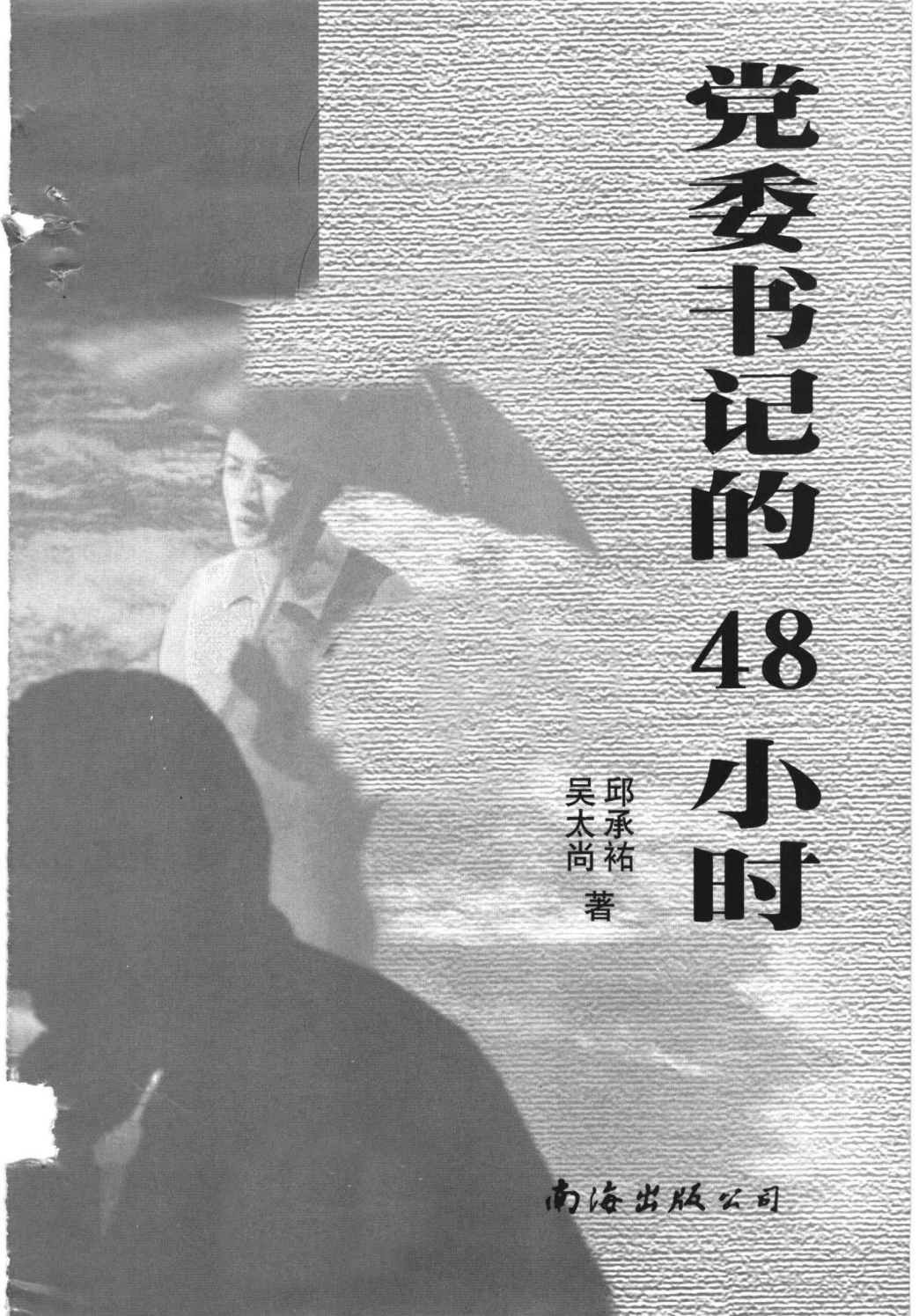
“西部开发潮”文学丛书

党委书记的 48小时

邱承祐 吴太尚 著

S省西部的广平县突然发生特大洪灾，四位中国共产党的省委、地委、县委、镇委书记在抗洪救灾中，都经受着一场廉与贪、爱与恨、真与假的洗礼……

南出版公



党委书记的 48小时

邱承祐
吴太尚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党委书记的 48 小时/邱承祐,吴太尚著,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00.9

(西部开发潮文学丛书/宋玉鹏主编)

ISBN 7-5442-1705-1

I. 党… II. ①邱…②吴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5393 号

DANGWEISHUJI DE SISHIBA XIAOSHI

党 委 书 记 的 4 8 小 时

作 者	邱承祐,吴太尚
责任编辑	吴 键
封面设计	刘梁伟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(0898)5350227 5352906
社 址	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四川机投气象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12.6875
字 数	265 千
版 次	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000 册
书 号	ISBN 7-5442-1705-1/I·317
定 价	25.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第一部 省委书记 (1)

第二部 地委书记 (113)

第三部 县委书记 (207)

第四部 镇委书记 (301)

第一部

省委书记

一辆黑色的“红旗”轿车穿透密密的雨帘，斩波劈浪般向前奔驰，它似乎急着要一下刺穿这雨的世界。

大雨却潇潇洒洒的下着，淅淅沥沥，它动情地将整个省城呼唤成一幅朦胧的画：白色的烟簇拥着高楼低屋，地上的雨水欢快流畅，千万条雨柱淋漓尽致，滚滚的车流在雨中汇成一条珍珠河。

“红旗”车里坐着本省最具权力的人物，他就是省委书记邹荣峰。邹荣峰的心情似乎比大雨还急，他急着去省第一人民医院看病危的老伴儿，老伴儿的病危通知书是昨天就下达了的，可一直拖到今天下午，在女儿万般哀求和苦缠下，他总算挤兑出了时间来，提前半个小时下班，总算可以去看望她了。他最明白，谁要是当上一个省委书记，谁就得一辈子这么忙，忙得来连喘气的时间都会没有。有人说，中央首长日理万机，省委书记日理千机，县委书记日理百机，话虽有些夸张，但这全省几千万人的事，的确够他忙得夜以继日的，好多事情很难缠，时间就是这么被缠掉的，精力就是这么被拖垮的。他真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婆和孩子，老伴儿住院已有半年多了，病危通知下了五次，他却只去医院看望过她三次，每次的时间都不到一个钟头。老伴儿该得到的没有得

到，他亏欠她的东西太多。想到此，他忍不住看了身边的女儿婷婷一眼，婷婷的脸一直木着，没有什么表情。

婷婷今年二十八岁了，她是邹荣峰三十岁时和妻子洪淑芬的爱情结晶。她一降生，就成了家里掌上明珠，给家里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天伦之乐。小时候，人们都说她长得像父亲，继承了父亲的全部优点。但长大后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，似乎违背了遗传原则，无论怎么看也不像父亲，更不像母亲，好像基因突变了。不过她还是长得相当美丽，瓜子脸蛋，柳叶眉毛，樱桃小口。特别是那双大眼睛，黑莹莹的，充满了灵气，闪烁着动人的智慧之光。垂在背后的那根沉甸甸的辫子，乌黑发亮，像个乡村少女。婷婷不善打扮，追求自然美，常给人一种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的美好感觉，就一朵蒲公英。她也不喜欢张扬自己，性格有些内向，总是显得十分文静。特别是她结婚后，大眼睛里的灵气再也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一丝淡淡的忧愁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那些淡淡的忧愁在逐渐加深，变成了忧郁，仿佛有什么心事一直伴随着。那到底是一件什么心事？她的父母亲不知道。但她是非常清楚的，只是难以启齿。还有一个人知道，那就是她的丈夫。可他却心中有愧而又无可奈何。

至于她为什么长得既不像父亲又不像母亲，她是不知道的，父亲邹荣峰也不知道。不过她母亲心里最明白，但她却永远也不会说，作为一种秘密永远珍藏在心里，就像珍藏自己的一份隐私。

邹荣峰与女儿并排坐在后面，秘书小余坐在前面的旁边。小余不善言谈，他见首长的神情很急，也就跟着急，不

说一句话。车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有些紧张起来，主要是父与女的对立情绪太明显。为了缓和气氛，邹荣峰开口说话了：“婷婷，你走了，医院就全靠你小姨照看你妈？”他有些明知故问，婷婷的小姨长期在医院里侍候婷婷的妈妈，从婷婷的妈妈住院开始时就是如此。

婷婷没有正面回答，她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，她还在生父亲的气。她这次要父亲去医院里看望母亲，几乎是向父亲下了最后通牒，她严肃得有些不近人情地对父亲说：“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，我决不会选你当我的爸爸！”父亲的回答同样严肃：“如果再来一次选择，我则选择当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，绝不选择当省委书记！”父女之间的话都说得绝对，也很动情。父与女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，但都显得有些无可奈何。

见女儿还是忧心忡忡的，邹荣峰和颜悦色地对女儿说：“婷婷，今天爸爸可有时间啦，明天都没事啦，我好好地陪你妈妈，一直可以陪到后天！”他已把明天的事情安排好了，准备明天好好陪陪妻子和女儿。能当一天半天的好丈夫好爸爸，足慰心灵矣。

婷婷的脸色顿时好了一些，她那黑黑的大眼睛眨了眨：“爸爸，你可是代表省委说话？一定得作数哟！”

邹荣峰连忙声明说：“我和你谈话，只能代表我个人，与组织没有半点联系！”他知道女儿爱耍小聪明，总想编个套子让他往里钻，让他没有退路。

婷婷噘着嘴说：“那可不行，没有组织保证，谁相信你的话能兑得了现？”她知道父亲是党的人，得用党组织来管

住他才行。父女俩在这方面的幽默总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坐在前面的小余听着父女俩的嘴仗，真想笑，他还没笑出来，腰间的手机便响了。小余急忙接电话，父女俩的争论也戛然而止。

小余将手机递给邹荣峰：“邹书记，你给廖主任一个答复吧，该怎么办？”电话的内容事关重大，他作为一个秘书，是无法作主的，只能让领导做指示。

邹荣峰接过手机，一边听电话，一边嗯嗯地应着，他宽阔的前额突起了两道横峰，形势太严峻了。

婷婷一直在旁边窥视着父亲脸上表情的急剧变化，她最怕的是父亲突然说一声“停车”或“把车开回去”一类的话，要是那样，她不知该怎样面对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母亲！

不幸的事“突然”发生了，邹荣峰大声喊司机：“停车！”这个“突然”被婷婷预料到了，真是知父莫如女。

一个急刹，司机把车停住了，原来车已到医院的大门口。车外的雨还在急急忙忙地下着，下得让人有些心烦。

婷婷脸上变色，忙问：“爸爸，发生了什么事，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？”她问得很委婉，尽量地维持着刚刚培养出来的友好气氛，不要破坏了父亲的好心情。然而，她的眼里却闪耀着惊恐的神色。

风雨吹打着黑色“红旗”轿车，车内出现了惊心动魄的沉默。

婷婷是何等聪明的女孩，她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，就迫不及待地连续追问：“爸爸，你说话呀！”她已被父亲严峻的神色吓呆了，父亲似乎在作一种艰难的抉择。她分明看到了

父亲脸上的条条皱纹宛如蚯蚓般蠕动着。

邹荣峰叹口气：“唉，婷婷，对不起，爸爸要立刻回省委大院去！我真是愧对你妈妈了，请代我照看你妈妈！唉，唉！”他连声叹息不已，除了叹息，他已经无话可说了。

婷婷看父亲的样子很可怜，但病床上的母亲更可怜！母亲那深凹的眼眶里成天射出的全是企盼的光辉，那光辉日复一日地继续着，艰难地支撑着，她担心那光辉到了某一时刻会支持不下去而突然熄灭。此刻，她俨然已经看到那一丝光辉熄灭的瞬间就要来临。婷婷再也忍不住，她愤怒而又激动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她自己在问，也是在替母亲问。

邹荣峰自知无法说服女儿，但他还是努力向女儿解释：“广平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，全县六个镇有五个镇被淹，受灾群众达三十多万人！我要立刻组织抢险救灾，所以……”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，他已经愧对妻子，更不能在此时伤女儿的心。

婷婷突然喊叫起来：“那我妈怎么办？我妈怎么办？她想见你一眼都这样艰难？说不定是最后一眼！我真为妈妈伤心，她怎么嫁了你这样一个绝情寡义的男人？”她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忘记了坐在身边的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，她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大哭。

邹荣峰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，他抓住女儿的手，小声道：“婷婷，你听我说，广平有三十多万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，我们救援的人早去一分钟，就可能少死一个人，或者少死十个人百个人。婷婷，你原谅我吧！谁叫爸爸是省委书记，又同时是一个重病女人的老伴呢？”他说这话时，早已

双眼潮湿了。他的手在颤抖，脸上的苦瓜纹也在颤抖，女儿的手也在颤抖。

婷婷带着哭腔说：“爸爸，我只求你进医院去看妈妈一眼，你只消看一眼就走！爸爸，我求你了！”她瞪大的眼睛泪光闪闪。

邹荣峰轻轻放开了女儿的手，颤声说：“没有时间了。婷婷，代我照看好妈妈，我谢谢你了！”他伸手抚摸了一下女儿的秀发，泪水终于流了下来。

婷婷突然打开车门，跳下车，绕到父亲的车门这一边，站在雨地上，哭喊着：“爸爸，我再求你一次，你只去看妈妈一眼，不用说话，妈妈永远不会怨你的，我也不会怨你的，爸爸！”

雨帘包裹着婷婷，她的双肩在风雨中抽动着。黑色“红旗”轿车被风吹雨打着。

邹荣峰打开车门，走进雨中，他将女儿扶着，伸手抹着她头发上的雨滴，小声说：“婷婷，快去吧，妈妈需要你！广平的群众需要我，爸爸谢谢你了！”他拉着女儿走到一棵梧桐树下，毅然转身走向黑色“红旗”轿车。

邹荣峰重新坐进小车时，泪水和雨水在他的脸上交织在一起。他向司机、秘书生硬地说道：“不能进医院啊！一进去至少耽搁半小时！快开车！”

“红旗”轿车又箭一般射向了雨帘中，邹荣峰依稀听见了女儿凄然的呼唤：“爸爸，你也要保重！”

邹荣峰感到心里一阵强烈的震颤，泪水再一次涌出眼眶……

2

邹荣峰回到省委大院，只开了十五分钟的紧急会议，所有在家的常委都参加了。黄省长不在家，他到北京开会尚未结束，不能赴广平县抢险救灾。必须有个一把手亲临广平督阵，邹荣峰是非去不可了。他将省里的工作布置了一下，就带着省委秘书长于兆云一行人出发了。他叫多带几辆车下去，说不定到时会有大用处。

很快，“红旗”轿车又奔驰在高速公路上，雨势减弱了些，不如在省城里那么猖狂。雨濛濛，飘洒得密柔柔的，但仍让邹荣峰感到烦闷不已，他仍让秘书小余坐在前排的首长席上，自己则在后面的一排位子上斜躺着，思绪便有些飘飘渺渺了。

邹荣峰的思绪稳定不下来，他总觉得有些焦躁不已，感到那滔滔洪水就在眼前翻滚，忍不住指示秘书小余：“直接打个电话给广平县委，我要知道县委书记刘志龙现在的位置，要他们速作汇报！”他脸上的苦纹渐渐散开，像一张微型的网。

小余紧张地打着电话，很快便得到了两百公里外的确切信息。小余将手机递给邹荣峰：“邹书记，刘志龙正在广平受灾最严重的河南镇进行现场指挥！你给不给他们讲几句？”

邹荣峰没有接手机，他摇头：“不影响他们的工作了。小彭，把车开快点！”

一个欣慰的笑舒坦了他满脸的苦纹，他的耳边却迴荡着不息的江水涛声。

洛河自省城后面的九顶山流出，一路收容小溪，曲折两百余里，滔滔滚滚，奔腾向前，进入广平县境时，水势渐缓，江面开阔，岔河增多，一旦到了涨洪水的季节，便成泛滥之势，野兽似地猖狂凶狠起来。故当地有民谣云：大河涨水小河浑，广平涨水淹五镇。所谓五镇，便是指的在广平县内洛河上的五个著名的小镇，即河西镇、河南镇、河中镇、河北镇、河东镇，五镇的地势都低于广平县城，故此县城一旦涨水，这五个镇便可能被淹，甚至有灭顶之灾。如今，广平县城里有一米深的水了，五镇的灾情便可想而知了。

车行不到一半的路程，邹荣峰又叫小余打电话：“问问灾情有何发展？”

小余打完电话，说：“越来越严重！”邹荣峰命令司机：“加速！”他脸的苦纹又紧张起来。

高速公路像一条宽宽的飘带，“红旗”像一颗黑色的珍珠，在上面轻轻滚过。两百多公里，刚刚两个小时就到了。出了高速公路口子，沿途进入县城，“红旗”只能绕着浅水的街道走，县委在县城的东端，县委大院的后面便是一道堤坝。司机小彭问邹荣峰：“邹书记，是先到县委去呢？还是先到各地看看？”本来，这话应该是秘书小余问的，小彭却代替他问了。小彭见天色已暗下来，便有些性急了。

邹荣峰说：“把车停在高一点的地方，我要到那堤坝上

去看看！”他说的堤坝，便是指的县委大院背后的那道堤坝。

小彭担心地问：“不到县委里去说一声，他们不知道邹书记来了，怎样安排邹书记的住处呢？”他很替邹荣峰担心，邹荣峰已是58岁的人了，一路风尘仆仆，万一患了个伤风感冒，那可是件麻烦事了。

邹荣峰微微皱了一眉头：“怎么，今晚上还想住下来歇息？你以为是在家里吗？这是抢险救灾，要做好通夜不闭眼睛的准备。”他的话说得很轻，但已有责备之意。

秘书小余是最了解邹荣峰的人，他早就有了彻夜不眠紧跟书记身后的准备，所以，他一直没有说话，免得说出来挨批评。见小彭挨了一点轻微的批评，小余说话了：“邹书记，是不是先找个县委的人来，问明情况，也好知道这里的灾情严重到什么程度？”他说得很隐约，把“听汇报”说出是“问明情况”，尽量地避免摆架子之嫌。

邹荣峰摇头说：“不必问了，我得到各处看看，看哪些地方是薄弱环节，我们就去帮忙，去督阵。这里县委肯定有统一部署，我如果去指手画脚，就会打乱整个抢险计划。还有，地委的领导也肯定在这里，主要行动有他们指挥，我来帮他们解决我能解决的问题。”他知道自己使命是什么，他来这里是要解决大问题的。

司机小彭似乎明白邹书记的意图，便附和着说：“对，邹书记是来慰问看望灾民的，鼓舞救灾抢险的士气的，如果邹书记都跳下水去抢一截木头，那不是幽默吗？”他自以为说得很妥帖，还扭头对邹荣峰微微一笑，说不定邹书记还会表扬他呢。

邹荣峰摇摇头，有些哭笑不得，他知道这个司机爱信口开河，但没有坏心眼，没有必要再批评他，就把溜到嘴边的话吞了回去。

前面没路了，“红旗”轿车被堵在了堤坝下面。邹荣峰对司机小彭说：“你在这里等我，我上堤坝去看看！”

暮色苍茫中，邹荣峰走上了堤坝。堤坝里面是一个人造水库，那是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时修的，所以水库的名字就叫跃进水库，这个堤坝就叫跃进堤坝。那时广平的气候与现在大不一样，不是雨水多，而是十年九旱，有时连县城里的饮水也难以保证，故此便修了跃进水库。大跃进时提的口号是：“人多力量大，什么困难都不怕！”十万民工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，肩挑手提，在半年的时间内，用泥土和鹅卵石筑起了跃进堤坝。一场人海大战造就了一道时代大坝，历经几十年风雨，跃进堤坝虽已有了些凹凸不平的岁月痕迹，但它的气势依然，风采依然。

大坝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，那是一道厚厚的人墙。虽已夜幕降临，但仍能清晰分辨出来，人墙中有不少武警战士。邹荣峰明白，这堤坝目前虽然不见危险，但这里仍是抗洪的重点，一旦堤坝缺口，整个广平县城就有灭顶之灾。邹荣峰带着小余向前走去，他看见人墙的旁边，整齐有序地堆放着麻袋，麻袋胀鼓鼓的，他弯腰捏了一下麻袋，里面装的全是粮食。他满意地点点头，继续往前走。

邹荣峰在堤坝的中央站定了，他极目向前方望去，但见那一片滔滔洪水，隐隐有涛声回响，几支小船和拌桶在水面上来回游弋，小船和拌桶上的人都赤裸着上身，一个个警惕

地搜索四方，寻找着抢救对象。邹荣峰有些魂惊魄动了，黑暗正在一步一步地逼来，说不定眨眼之间就会吞噬一个或两个生灵。他忽然想起了美国的一部电影《拯救大兵瑞恩》，心里便涌起对生命珍惜的强烈意识，他倏地用双手合成了一个话筒，对着那些抢险的人大声喊：“救人，要先救人，你们的第一任务是先救人，别的暂且不管，只有生命才是最宝贵的！”他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呼喊着的，不管那些人能否听得见，也不管那些人是否知道他的身份。

听到邹荣峰的喊声，有一颗脑袋向他凑了过来，将他反复打量一番之后，失声叫道：“邹书记，你来啦！”那喊叫声中有说不尽的欣喜和激动。

被人认出来了，邹荣峰只得平静地问：“你是哪位？很抱歉，我好像记不起了？”他说得很有礼貌，怕伤害了对方的热情，他同时将手伸向了对方。

那人双手握着邹荣峰的手，兴奋地说：“我是广平县长张资平，也是这堤坝防洪的总指挥！请邹书记给大家讲几句话！”

邹荣峰说：“你们辛苦了，我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你们致以最亲切的慰问，我感谢你们，你们的任务很艰巨，你们保住了这堤坝，就是保住了这个县城。”他的声音不高，但相信堤坝上的人都能听见。

张资平带头鼓掌，堤坝上响起了一片掌声。

邹荣峰问张资平：“现在最紧张的地方应该是哪里？”他觉得，自己应该在最繁忙最紧张的地方，他才能起到自己最大的作用。